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围炉夜话“煮”新春

□李中华

且将新火试新茶，围炉夜话“煮”新春。邀三五知己，煮一炉好茶，这样“围炉夜话”的方式已悄然成为很多人过节的新宠。

炉，可以是精致的、印着唐诗宋词的红泥小火炉，也可以是厨房里束之高阁、废弃不用的大铁锅。茶，可以是陈年的上等普洱、未开封已茶香四溢的白茶水仙；可以是辗转托人从外地寄来的正山小种、凤凰单枞；也可以是父母亲们从乡下捎来的邻家自制的无名绿茶。唯有这三五知己，却须是精心挑选的，多一个嫌多，少一个嫌少，众声鼎沸时不觉聒噪，众人静默时亦不嫌冷清。

炉中的木炭，在夜色中涨着焰红的脸，偶尔发出噼啪的声响。炉火溢出来的温热在小室弥漫，茶香檀香溶在水气里上升，不多时满室袅袅。三五知己或品茶，或读诗，或低头细语各自眉尖心头的琐事。唯有这样的夜，才沉放得下素日喧嚷的心。

炉上茶水煮得咕咕响，炉旁还可以放上红薯、板栗、橘子、花生、白糕、糍粑等物，在炉火的烘烤下，食物的香气慢慢洒散开来。小室之中，茶香混合着食物的香气，沁心入脾，让人不觉舌生津，心急的人忙用手去拿了吃，却被烫得“呀”一声。这样的夜，是属于慢的，容不下任何的急。

炉火慢烧，碧水慢煮，墙上的时钟也比平时嘀嗒得慢了。围炉煮茶，一切都慢得自在。

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围炉煮茶夜话诗，这今人的新宠，亦是旧人的爱。自神农尝百草而识茶，历经商周秦汉晋南北朝，茶叶历经从药材到名品的身份转变，而饮茶之习也渐蔚然成风。唐宋之时，从庙堂至乡野，围炉煮茶的画面，已随处可见。

唐人煎茶，宋人点茶，都离不开一方红泥小火炉。皎月初上，炉火熠熠，三五好友围炉而坐，听茶汤渐沸，闻茶香渐浓，心中三千功与名皆化为尘土，那八千里路云和月却皆跃然眼前。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。一毫无复关心事，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你看，就连“当年万里觅封侯，匹马戍梁州”的陆游，也终究归心在这一泉一炉一毫一盏之间。

闲来松间坐，看煮松上雪。煮茶，离不开炉，亦离不开水。古人煮茶，以井水为最下，江水次之，山泉水又次之，而以雨水、雪水为上，尤以雪水为最佳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中写妙玉招待众人时，给贾母喝的是旧年雨水泡的茶，唯独招待黛玉、宝钗时，用的是旧年收集的梅花上的雪，原文如此写道：

黛玉因问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

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腌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，如何吃得！”

以雪水煮茶，当然并非曹公杜撰。宋朝苏轼在《记梦回文二首并叙》诗前“叙”中说“梦文以雪水煮小团茶”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《晚起》诗中的“融雪煎香茗”，宋著名词人辛弃疾《六么令》词“细写茶经煮香雪”，元代诗人谢宗可《雪煎茶》诗“夜扫寒英煮绿尘”，也都写的是化雪煮茶的情景。

雪水煮出来的茶一定味道更好吗？自然未必，但雪的一尘不染、晶莹剔透，却正合着那些文人雅士们的浩然坦荡、冰清玉洁。围炉煮茶，煮的不唯是茶，也是心境，也是品性。

所以围炉煮茶，人一定不必多，炉一定不必大，邀三五知己，掬一壶好水，足矣。

围炉可煮茶，亦可煮酒。青梅煮酒，谈古论今，酒酣时不忘激扬文字、指点江山，是另一重心境，另一种从容，另一份淡然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将雪的冬日，天地一片苍茫，白居易对眼前的刘十九说道，亲爱的友人呀，你看天也快要黑了，雪也快要下了，新酿的酒已经温上了，何必急着走呢，且放下心中杂事，与我围炉而坐，痛痛快快地喝完这壶酒吧。

南宋女词人朱淑真在炉火旁婉转低唱：“鬻坐红炉唱小词，旋翻新酒赏新诗。大家莫惜今宵醉，一别参差又几时。”

不管是煮茶还是煮酒，情到深处，意到浓时，围炉而坐的人，都会沉沉醉去。

醉在这一室温暖的炉火里，醉在那喋喋不休的水沸声里，醉在三五好友互相倾吐的衷肠里，醉在对那远方未归之人的牵念里……

于是，茶喝了一盏又一盏，酒饮了一杯又一杯，直到炉火渐熄，直到风轻云淡。

在我的心中，有一炉火，总在新春准时自燃，那是守岁的炉火。我的父母，既不懂饮茶，亦不擅喝酒，我与他们，从未有过围炉煮茶喝酒的欢乐时光。但昔时除夕之夜，一家人都会围着火炉守岁，大人们是一定要守到零时到来才能入睡的，要守着那个时候盼了许久的新年的来临。只是有时还没等到零时到来，我们已在父母的怀里膝上睡着了，第二日醒来，心中便会好生遗憾，好像对这已来的新年，已然错过了些什么。

而今，离故土愈来愈远，又住在城市中这高高的楼房里，这守岁的习俗，终究还是落下了。幸还有三五好友可邀，幸还有一方红泥小火炉在屋角等着，幸还有几饼茶可煮，幸还有几坛酒可温。

新春之日既可以“煮茶烧栗兴，早晚复围炉”，又能和三五好友们“围坐红泥小火炉，煮酒谈今夕”，这样的农历新年，终究是满足了我隐隐的期待。

年俗，光阴的珍藏

□阿蛮

过年，更正式的名称叫春节。

常识告诉我们，“过年”是先于“春节”的，这从人们的习惯叫法就可知道。至于从“过年”到“春节”的演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各地说法不一。

具体到重庆，这个常识的认定则很明确。关于重庆人过年，最权威的历史记载，莫过于清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编成的《巴县志》。

在这部地方志的第十卷“风俗·节序”一节，就有专门记载，且足够详细，从除夕、初一、十五到立春，都十分具体。

譬如除夕，《巴县志》的记载是：“自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皆可祀先，俗称过年。日中阖家饮食，或邀至亲，曰吃年夜饭。亲友相过，曰辞年。贴门神，挂五色纸、诸彩胜于户，燃灯于牛马厩、猪栏、鸡栖，并烧苍术以辟瘟。满注水于甕，储新年饭。男女围炉，酌饮达旦，曰守岁。山农多以木柴树门外，曰有财。”

这里的关键词，首先就是“过年”，其他如“祀先”“吃年夜饭”“辞年”“贴门神”“守岁”等，都是“过年”的内涵细化。最后一句的描写颇为特别，说的是重庆农村有除夕当天在门外架木柴祈福的风俗，“有柴”谐音“有财”，人们以此表达对新年的期望。不知今日还能不能看到这样的习俗。

正月初一，《巴县志》的记载也很详细：“男女皆早起。卑幼拜尊长，名曰拜年。”拜年的习俗，现在仍根深蒂固。《巴县志》没提到压岁钱，不过孩子们也不会失望，因为在此前后的“肃衣冠，陈香烛，牲饌，果酒于庭，拜天地家神、祖先”“进椒柏、酒浇、鱼脯、干蜡、鸡子之类，名曰头糰”，以及“沿门投刺，名曰贺新年”等等活动，既有穿新衣、吃美食、郊游，也有亲朋好友串门贺喜之类，不可谓不丰富。

真武老场舞鱼灯

□施迎合

说起江津支坪真武老场，于我是太熟悉不过了。在很多年以前，我就曾经无数次次听人说起过：有旅者称它为镶嵌在綦河岸边的一颗明珠；有诗人把它誉为闪烁在綦河畔的一块玛瑙；有有位作家则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綦河深处沉淀的晶莹剔透的琥珀……不管游者怎样歌吟赞叹，真武场依然如故乡一位高人，荣辱不惊，笑对人间过往。

当我沐浴着兔年新春的霞光造访真武时，我的眼禁不住明亮起来，不仅仅是那些永远活着的客家会馆，还因为一条条闪闪发光的鱼灯，一只只由鱼制作的灯盏。

那色彩斑斓、通体透亮的鱼灯在真武古老逼仄的小巷腾挪着，在造型别致、青砖黑瓦的客家会馆里欢舞着，在葱郁黄葛参天大树浓荫遮蔽下的古渡口旋转着……让我目不暇接，游走的视线竟然跟随那扑闪灵动的鱼灯而去，自己仿佛也成了那一只只有魂儿的鱼灯，起伏于真武老场蜿蜒的街衢，撩拨起缓缓綦河的细流波涛。

真武何来鱼灯？真武在什么时候竟然有了这存活于民间的遗存？这做工精巧、活灵活现、富有民间生命意趣、深受百姓喜爱的鱼灯从何时又成了真武之魂？

一连串的疑惑牵扯着我的好奇，叩问着我心里的猜想，拉动着我绵延的思绪。带着种种疑问，我通过支坪镇党委宣传委员兰丽芬女士的讲述，支坪鱼灯的前世今生生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。

据史料记载：明末清初，客家人和“两湖”人一起“湖广填四川”，来到真武场以后，背井离乡的悲怆和商贸农耕的需求使他们常常聚会，于是便筹资修建了“九宫十八庙”，以此来凝聚亲情乡情。在这些移民原生的家乡江浙、福广等地，都有制作鱼灯的传统习俗。他们不远万里，迁移来到地处綦河畔的巴蜀小镇真武，在安置下来，民生得以承继之后，乡家的鱼灯又在他们心中翻腾起来，成了他们客居他乡的念想和玩耍方式之一。

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，而灯舞古已有之，清代就有以灯为道具舞出文字的“灯舞”记载。每逢佳节或祈雨、祭祀、乞求丰收等仪式，宫廷和民间往往都会进行灯舞表演，迄今已有数百年历史。

传统灯舞是带故事性的道具类动物舞蹈，所用鱼灯制作精巧，栩栩如生，有红鲤、青鲤、黑鲤、火点鱼、丁公鱼、海鲫等20多种鱼类造型。制作时先用竹篾扎成鱼状，然后在上糊纸绘彩，再涂上桐油，再在鱼灯下面装上短棍，供舞

古代重庆人如何过年

这是民间过除夕和初一的情景。《巴县志》还记载了过年期间由官方主办的迎春活动：“正月立春，先一日，县令迎春于东郊，在朝天门外祀句芒。春官着彩衣跳舞，说吉利语，谓之点春。”

这段话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，涵盖了重庆城的地理方位、行政建制、春节礼仪的演变等。关键词有立春、朝天门、祀句芒、点春、打春等。

立春在中国民俗二十四节气中居首位，即“王者岁首，四时之始”（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）。这个岁首日在古代是依据“北斗指寅”，即地球运转与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确定的，与现代天文学确定的每年二月四日（允许前后位移一天）有所不同。

《巴县志》里的正月立春，也是指的大年初一。“先一日”，即大年三十的白天（“除夕”仅指除夕夜），重庆府城所在的巴县，由县行政长官（县令）在“朝天门外”，也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朝天门沙嘴嘴滩，主持以祭祀句芒为主要内容的典仪式。仪式中还有“春官”跳点春之舞。两者的主题皆为迎春祈福，因为句芒在中国古代传说中，本来就是伏羲时代主管东方和春天的神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关于除夕、初一、立春以及十五（“至十五日始取门钱、彩胜焚之，名曰烧门丞纸”——《巴县志》）等的记载中，并没有出现“春节”二字，最接近今日习俗的名词就是“过年”。

我记得，小时候（上世纪60年代）对此印象最深的节日称谓，就是“过年”。“红萝卜，咪咪甜，看到看到要过年。”

清乾隆《巴县志》对重庆人过年的详细描述，尤其是祀句芒与点春的隆重仪式，无不与迎春相关。

我猜想清代的民间，正是将“过年”确定为“春节”的关键时期。重庆人过年与迎春习俗，或许也是此演变历程的一个见证。

录族谱

□杨柳

杨通仕是村里的“老古董”。说是“老古董”，并不见得就最老，才80多岁。一个寨子里，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4位，杨通渊春上就满了百岁呢。

说他是“老古董”，是因为他读过古书，幼时念私塾，成年后又教私塾，常年穿绸布褂，青面白底布鞋，说话总带“之乎者也”，手里永远是一把纸折扇，夏天打开扇凉，儒雅古典；冬天收拢，攥在手里，说话到要紧处时，扇柄朝人用力那么一顿，像句子下面划的着重符号。讲大道理的时候，必说“子曰”。

村人不大肯跟“老古董”亲近，担心农人的粗疏得罪了他。但“老古董”满肚子都是诗书，遇上哪家有红白喜事，写对联，或者给先亲写碑文、祭文，又或是婚嫁嫁娶，抱养结义之类乡间重大仪式的文书，就会想到杨通仕。

主家上门，恭敬延请，一杯茶喝过，诗文就流水般淌在纸上，或者石碑上，连草稿都不用打，韵律工整，辞章华丽，直看得侍立在一旁的人目瞪口呆。那字也极端严圆和，是难得的好书法。

我疑心那“老古董”三个字，应该是“老古董”，说他懂得很多，又德高望重。

这么一个“老古董”，是一个寨子的宝贝，村里有许多贯穿古今的事情都由他来完，除了题写碑文文书等，还有录族谱。

草木烟火又一年。这一年里，一村人跟着四季和节气朝前赶，一切发展和变化，都是按部就班水到渠成。老人留在土地上春种秋收，儿女们候鸟一样春去冬来，添丁进口，嫁娶生养；又或是哪家老人承受完了人世的辛劳，安然谢世；又或是哪家的儿子当了军，哪家的闺女考上了大学。凡此种种，都得记录下来，让一个家族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。

杨通仕的父亲，曾任这个宗族的族长几十年，后寿终正寝，再后来不兴族长了，但族谱还是得录的，杨通仕就接下了这个事儿。

大年三十那天午后，杨通仕打开堂屋雕花繁复的六合大门，吩咐儿子和孙子扫净堂屋，擦净神龛和香案，把黑漆大八仙桌擦亮，磨好墨，就从衣橱里抱出一只雕花樟木箱，放在桌上，从腰上取下黄铜钥匙，轻轻打开锁，小心翼翼地取出族谱，一股带着烟尘的纸香扑鼻而来。

杨通仕把族谱呈在香案上，在香炉里敬了三炷香，化了一炉纸，对着神龛上的牌位行了三个跪拜大礼，起身回到桌前坐定，狼毫笔缓缓蘸饱浓墨。

这时，寨子里，每一房都来了一名家长，三三两两

走进杨通仕家的堂屋，围在大八仙桌前。

杨通仕翻开族谱，大声又庄严地唱念道：“杨通权房——”

那杨通权站在桌边，恭敬答道：“正月初八，长子杨荣娶王家坨王玉之女为妻！”

杨通仕就在“杨通权房”下面，“子杨荣”右下角写上“娶王家坨王氏”几个字。

写完，又唱念道：“杨通福房——”

杨通福在下首答：“五子杨光富添子一名，起名杨瑞。”

杨通仕添录好，又念：“杨光泽房——”

杨光泽答：“长子杨杰今年升任处长。”

杨通仕问：“处长是什么级别？”

杨光泽答：“跟县长一样。”

杨通仕就录：“杨光泽子杨杰升任七品。”

大家暗笑：“真是老古董！”

杨通仕又念：“杨光龙房——”

光龙答：“三子杨文昌今年考取北京的研究生了。”

杨通仕就添录上：“杨文昌，考中研究生（中举）。”

光龙看了，笑道：“我家出举人了！”

那已经回答完毕且被杨通仕抄录好的人，并不急着离去，静静地站在桌边，听杨通仕跟人问答抄录，看族谱上的支系，在杨通仕的手下添枝散叶，伸展开去。杨通仕满头银发，眉目安详，那一刻竟疑心他是受先人的派遣来到这个村庄，拉伸着这个家族，树干上抽了枝丫，枝又抽枝，发了新芽。如今，这棵树树大根深，枝繁叶茂，欣欣向荣了。

杨通仕继续念：“杨光照房——”

人群中静谥无声。杨光照的儿子杨吉昌站在一旁，顿了顿，说：“先父杨光照腊月二十福满，到天上去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就哽咽了。

有的劝慰，有人递给杨吉昌一支纸烟，杨吉昌接过，并不点上。

一个劳动者在土地上辛苦了几十年，最后安详离世，而一个婴儿啼声嘹亮地来到人间，这多像花的开谢，又像一棵树，一个秋冬，枯掉几段枝柯，而另有一些新芽又在春天里生发。花开花谢，草木枯荣，生命川流不息，世事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往下走呢。

此刻，吉昌含着泪，恭敬而珍重地奉上先父的讳名，请杨通仕老先生工整地录在簿子上。

时间如长河，家族福泽绵亘，子孙繁衍。百年、千年后，杨光照的子孙翻开族谱，顺着大树的枝丫往下找，会找到“杨光照”这三个字，躺在厚厚的书页里，像一颗水滴滴在一条河流里。

编者按

春节是我国最隆重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年俗。

年俗是过年的仪式，光阴的珍藏。它是母亲守岁时围着的炉火，深藏在我们心底的温暖记忆；是老场上闪闪发光的鱼灯，每一盏都是一个心愿；是寨上传了很多年的族谱，记录着一个家族生命的川流不息……

年俗，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流传下来，充盈着满满的仪式感；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老年俗里又添新年俗。无论岁月如何更迭，年俗都围着守岁、纳新，都饱含着敬畏、感恩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。

年俗，让年的意味更加悠长。

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

